

德行範例啟示(三)

李輔人點傳師

拔苗助長

有個農夫，嫌他田裡的秧苗長的太慢，便至田裡，將稻苗每棵向上拔高一點，他認為這樣可以讓稻苗長得快些，拔完疲憊地回家，告訴家人說：「今天我多麼累啊！我已幫田裡的稻苗長高了一些。」他兒子聽到這話，趕快到田裡一看，所有的稻子，都已經枯死了。

『出處』 孟子公孫丑上篇

『要旨』

修心養性，不純乎天理，專求名相，考證辯論於虛名有益，於實際無助。才力知識愈廣，於天理智慧，愈受蒙蔽，愈受「所知障」（法相）之阻礙。不於天理求精純，內心求虔誠，遂至虛心假意，反而害了幾分天性，增偏了幾分氣質，就如同拔苗助長之結果，天理的秧苗都枯死了。

〈傳習錄〉上，王陽明先生對此亦有一喻：「聖人之所以為聖，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；猶精金之所以為精，但以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。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，金到足色方是精。然聖人之才力，亦有大小不同；猶金之分兩有輕重。堯、舜猶萬鎰，

基礎小品

文王、孔子猶九千鎰，禹湯、武王猶七八千鎰，伯夷、伊尹猶四五千鎰，才力不同，而純乎天理則同，皆可謂之聖人，猶分兩雖不同，而足色則同，皆可謂之精金，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，其足色同也；以夷、尹而廁之堯、孔子之間，其純乎天理同也。蓋所以為精金者，在足色，而不在分兩，所以為聖者，在純乎天理，而不在才力也。故雖凡人，而肯為學，使此心純乎天理，則亦可為聖人；猶一兩之金，比之萬鎰，分兩雖懸絕，而其到足色處，可以無愧。故曰『人皆可以為堯、舜』者以此。學者學聖人，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。猶鍊金而求其足色，金之成色所爭不多，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。成色愈下，則鍛鍊愈難。人之氣質清濁粹駁，有中人以上、中人以下，其於道有生知安行、學知利行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、人一己千，及其成功則一。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，欲專去知識，才能逐一理會始得；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，徒弊精竭力，從冊子上鑽研，名物上考索，形跡上比擬；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，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；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，不務鍛鍊成色，求無愧於彼之精純，而乃妄希分兩，務同彼之萬鎰，錫、鉛、銅、鐵雜然而投，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，既其梢末，無復有金矣。」（按：此正是現今學者寫照、戒之）

不受為寶

宋國的一個農夫，在野外耕田，檢到一塊美玉，他就拿去送給司城的子罕，子罕並不接受。

農夫向他要求說：「這是我唯一的寶物，無論如何也得請你收下它。」

子罕回答：「你以美玉為寶物，我卻以『不接受別人』的東西為寶物。」

『出處』 呂氏春秋異寶篇

『要旨』

世人以珠玉為寶，有道者則以「不受」為寶，「格物」之理明徹也。觀今日世人，不受之人有否？不貪妄已幸甚，何求其尚有「義理」之辨！

坎井之蛙

井裡的青蛙對東海的鱉說：「我很快樂呀！出來就在井邊的欄杆上跳躍，在破磚旁邊休息，跳到水裡，水就托著我的兩腋，和頭部，蹲在泥裡，泥土就蓋住了我的腳和腳背。轉頭看看那些小蟲、螃蟹和蝌蚪，沒有像我這樣快樂的了。而且單獨佔有這樣深的水源，享受這安居淺井的樂趣，這有多好了。你何不隨時來看看呢？」

東海的鱉來到井邊，左腳還沒有踏進去，右腳已經絆住了。於是恐懼地退回來，告訴青蛙海底的情形：「千里的路程，不能說明它的廣大，千仞的高度，也不能形容它的深度。夏禹的時候，十年有九年的水災，海水並沒有加深。商湯的時候，八年有七年的乾旱，海岸並沒有淺露。這不因時間的長短而改變，不因雨水的多少而增加，這是東海最大快樂。」

井裡的青蛙聽了這些話，非常的驚訝，才覺得自己是多麼的渺小而失意。

『出處』莊子秋水篇

『要旨』

坎井之蛙，所見有限，不知東海之大，還自鳴得意。上士所志與下士所見，有天淵之別。也難怪上士得道勤而修之；下士得道大而笑之。不笑還不足顯出道的尊貴呢？

搶金者三

從前齊國有個貪黃金的人，有一天早晨，穿戴整齊之後，就上街去了。走到一家金舖面前，明目張膽搶走了黃金，後來被官吏捉住。問他：「你為什麼當街搶人？」他回答說：「我搶的時候，只看得見金子，卻看不見人。」

『出處』列子說符篇

『要旨』

眼見之識須要意來想，故有看沒有到，看自己喜歡看的，其餘雖入眼中亦不去想。世人「見樹不見林」亦如此。自己如主觀意識太強，亦無法「全方位」的宏觀，陷在「所知障」中，現今專業分類太細，毛病正是如此。何不換個角度觀察，或逆向思考看看。